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阅微草堂笔记（上）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杜芳清

封面设计：张诗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齐豫生, 夏于全主
编.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0. 4
ISBN 7- 5371- 3677- 7

. 中... . 齐... 夏... . 诗经 楚辞
赋- 中国- 古代- 选集 古体诗- 作品集- 中国- 古代
.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8781 号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 83000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00 印张 3500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5371-3677-7/I·1347 全套定价: 39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印刷厂调换

第九十二部目录

阅微草堂笔记·上

诗二首	(1)
卷一 滦阳消夏录一	(1)
卷二 滦阳消夏录二	(19)
卷三 滦阳消夏录三	(36)
卷四 滦阳消夏录四	(55)
卷五 滦阳消夏录五	(74)
卷六 滦阳消夏录六	(92)
卷七 如是我闻一	(111)
卷八 如是我闻二	(135)
卷九 如是我闻三	(158)
卷十 如是我闻四	(182)
卷十一 槐西杂志一	(207)

纪昀

纪昀（1724—1805）清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字晓岚，一字春帆，号石云。乾隆进士。官至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贯通儒籍，旁及百家，乾隆三十八年（1773）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嘉庆间任高宗实录馆副总裁。能诗及骈文。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遗集》。

阅微草堂笔记 上

诗二首

半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
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因说鬼似东坡。
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
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卷一 滦阳消夏录一

乾隆己酉夏，以编排秘籍于役滦阳。时校理久竟，特督视官吏题签度架而已。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聊付抄胥存之，命曰《滦阳消夏录》云尔。

一

胡御史牧亭言：其里有人畜一猪，见邻叟，辄瞋目狂吼，奔突欲噬，见他人则否。邻叟初甚怒之，欲买而啖其肉。既而憬然省曰：“此殆佛经所谓夙冤耶？世无不可解之冤。”乃以善价赎得，送佛寺为长生猪。后再见之，弭

耳昵就，非复曩态矣。尝见孙重画伏虎应真，有巴西李衍题曰：“至人骑猛虎，馭之犹骐驎。岂伊本驯良？道力消其鬻。乃知天地间，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无为多畏忌。”可为此事作解也。

二

沧州刘上玉孝廉，有书室为狐所据，白昼与人对话，掷瓦石击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闻其事，自往驱之。方盛陈人妖异路之理，忽檐际朗言曰：“公为官颇爱民，亦不取钱，故我不敢击公。然公爱民乃好名，不取钱乃畏后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言取困。”董狼狈而归，咄咄不怡者数日。刘一仆妇甚粗蠢，独不畏狐，狐亦不击之。或于对话时举以问狐，狐曰：“彼虽下役，乃真孝妇也。鬼神见之犹敛避，况我曹乎？”刘乃令仆妇居此室，狐是日即去。

三

爱堂先生言：闻有老学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学究素刚直，亦不怖畏，问：“君何往？”曰：“吾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摄，适同路耳。”因并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庐也。”问“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昼营营，性灵汨没，惟睡时一念不生，元神郎澈。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缈缤纷，烂如锦绣。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者，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荧荧如一灯，照映户牖，人不能见，惟鬼神见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学究问：“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鬼嗫嚅良久，曰：“昨过君塾，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十八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不敢妄语。”学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四

东光李又聃先生，尝至宛平相国废园中，见廊下有诗二首。其一曰：“飒飒西风吹破棂，萧萧秋草满空庭。月光穿漏飞檐角，照风莓苔半壁青。”

其二曰：“耿耿疏星几点明，银河时有片云行。凭阑坐听谯楼鼓，数到连敲第五声。”墨痕惨淡，殆不类人书。

五

董曲江先生，名元度，平原人，乾隆壬申进士，入翰林，散馆改知县，又改教授，移疾归。少年梦人赠一扇，上有三绝名曰：“曹公饮马天池日，文采西园感故知。至竟心情终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尺五城南并马来，垂杨一例赤鳞开。黄金屈戌雕胡锦，不信陈王八斗才。”“箫鼓冬冬画烛楼，是谁亲按小凉州？春风豆蔻知多少，并作秋江一段愁。”语多难解，后亦卒无征验，莫明其故。

六

平定王孝廉执信，尝随父宦榆林。夜宿野寺，经阁下，闻阁上，有人絮语，似是论诗。窃讶此间少文士，那得有此？因聆听之，终不甚了了。后语声渐出阁廊下，乃稍分明。其一曰：“唐彦谦诗格不高，然‘禾麻地废生边气，草木春寒起战声’，故是佳句。”其一曰：“仆尝有句云：‘阴磧日光连雪白，风天沙气入云黄。’非亲至关外，不睹此景。”其一又曰：“仆亦有一联云：‘山沉边气无情碧，河带寒声亘古秋。’自谓颇肖边城日暮之状。”相与吟赏者久之。寺钟忽动，乃寂无声。天晓起视，则扃钥尘封。“山沉边气”一联，后于任总镇遗稿见之。总镇名举，出师金川时，百战阵歿者也。“阴磧”一联，终不知为谁语。即其精灵长在，得与任公同游，亦决非常鬼矣。

七

沧洲城南上河涯，有无赖吕四，凶横无所不为，人畏如狼虎。一日薄暮，与诸恶少村外纳凉。忽隐隐闻雷声，风雨且至，遥见似一少妇，避入河干古庙中。吕语诸恶少曰：“彼可淫也。”时已入夜，阴云暗黑。吕突入，掩其口，众共褫衣沓翮。俄电光穿牖，见状貌似是其妻，急释手问之，果不谬。吕大恚，欲提妻掷河中。妻大号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尚欲杀我耶？”吕语塞。急觅衣裤，已随风吹入河流矣，旁皇无计，乃自负裸妇

归。云散月明，满村哗笑，争前问状，吕无可置对，竟自投于河。盖其妻归宁，约一月方归。不虞母家遽回禄，无屋可栖，乃先期返。吕不知，而遭此难。后妻梦吕来曰：“我业重，当永堕泥犁。缘生前事母尚尽孝，冥官检籍，得受蛇身，今往生矣。汝后夫不久至，善事新姑嫜。阴律不孝罪至重，毋自蹈冥司汤镬也。”至妻再醮日，屋角有赤练蛇，垂首下视，意似眷眷。妻忆前梦，方举首问之，俄闻门外鼓乐声，蛇于屋上跳掷数四，奋然去。

八

献县周氏仆周虎，为狐所媚，二十馀年如伉俪。尝语仆曰：“吾炼形已四百馀年，过去生中，于汝有业缘当补；一日不满，即一日不得生天，缘尽，吾当去耳。”一日，輶然自喜，又泫然自悲，语虎曰：“月之十九日，吾缘尽当别。已为君相一妇，可聘定之。”因出白金付虎，俾备礼。自是狎昵燕婉，逾于平日，恒形影不离。至十五日，忽晨起告别。虎怪其先期，狐泣曰：“业缘一日不可减，亦一日不可增，惟迟早则随所遇耳。吾留此三日缘，为再一相会地也。”越数年，果再至，欢洽三日而后去。临行呜咽曰：“从此终天诀矣！”陈德音先生曰：“此狐善留其有馀，惜福者当如是。”刘季箴则曰：“三日后终须一别，何必暂留？此狐炼形四百年，尚未到悬崖撒手地位。临事者不当如是。”余谓二公之言，各明一义，各有当也。

九

献县令明晟，应山人。尝欲申雪一冤狱，而虑上官不允，疑惑未决。儒学门斗有王半仙者，与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验，遣往问之。狐正色曰：“明公为民父母，但当论其冤不冤，不当问其允不允。独不记制府李公之言乎？”门斗返报，明为悚然。因言制府李公卫未达时，尝同一道士渡江。适有与舟子争诟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须臾，尚较计数文钱耶？”俄其人为帆脚所扫，坠江死。李公心异之。中流风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诵咒，风止得济。李公再拜谢更生。道士曰：“适坠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贵人也，遇厄得济，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谢焉？”李公又拜曰：“领师此训，吾终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尽然。一身之穷达当安命，不安命，则奔竞排轧，无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桧，即不倾陷善类，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

至国计民生之利害，则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设官，所以补救气数也。身握事权，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设此官乎？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诸葛武侯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此圣贤立命之学，公其识之。”李公谨受教，拜问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骇。”下舟行数十步，翳然灭迹。昔在会城，李公曾话是事。不识此狐何以得知也。

十

北村郑苏仙，一日梦至冥府，见阎罗王方录囚。有邻村一媪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赐以杯茗，命冥吏速送生善处。郑私叩冥吏曰：“此农家老妇，有何功德？”冥吏曰：“是媪一生无利已损人心。夫利己之心，虽贤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损人，种种机械，因是而生，种种冤愆，因是而造。甚至贻臭万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为害也。此一村妇，而能自制其私心，读书讲学之儒，对之多愧色矣。何怪王之加礼乎？”郑素有心计，闻之惕然而寤。郑又言：此媪未至以前，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今无愧鬼神。王哂曰：“设官以治民，下至驿丞闸官，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官又辩曰：“某虽无功，亦无罪。”王曰：“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官大，锋棱顿减。王徐顾笑曰：“怪公盛气耳。平心而论，要是三四等好官，来生尚不失冠带。”促命即送转轮王。观此二事，知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虽贤者一念之私，亦不免于责备。“相在尔室”，其信然乎！

十一

雍正壬子，有宦家子妇，素有勃彘状。突狂电穿牖，如火光激射。雷楔贯心而入，洞左胁而出。其夫亦为雷焰燔烧，背至尻皆焦黑。气息仅属。久之乃苏，顾妇尸泣曰：“我性刚劲，与母争论或有之，尔不过私诉抑郁，背灯掩泪而已，何雷之误中尔耶？”是未知律重主谋，幽明一也。

十二

无云和尚，不知何许人。康熙中，挂单河间资胜寺，终日默坐，与语亦不答。一日，忽登禅床，以界尺拍案一声，泊然化去。视案上有偈曰：“削发辞家净六尘，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爱物无穷事，原有周公孔圣人。”佛法近墨，此僧乃近于杨。

十三

宁波吴生，好作北里游，后昵一狐女，时相幽会，然仍出入青楼间。一日，狐女请曰：“吾能幻化，凡君所眷，吾一见即可肖其貌。君一存想，应念而至，不逾于黄金买笑乎？”试之。果顷刻换形，与真无二。遂不复外出。尝语狐女曰：“眠花藉柳，实惬人心，惜是幻化，意中终隔一膜耳。”狐女曰：“不然。声色之娱，本电光石火，岂特吾肖某某为幻化？即彼某某亦幻化也。岂特某某为幻化？即妾亦幻化也。即千百年来，名姬艳女，皆幻化也？白杨绿草，黄土青山，何一非古来歌舞之场？握雨携云，与埋香葬玉，别鹤离鸾，一曲伸臂顷耳。中间两美相合，或以时刻计，或以日计，或以月计，或以年计，终有诀别之期。及其诀别，则数十年而散；与片刻暂遇而散者，同一悬崖撒手，转瞬成空。倚翠偎红，不皆恍如春梦乎？即夙契原深，终身聚首，而朱颜不驻，白发已侵，一人之身，非复旧态。则当时黛眉粉颊，亦谓之幻化可矣。何独以妾肖某某为幻化也？”吴洒然有悟。后数岁，狐女辞去，吴竟绝迹于狎游。

十四

交河及孺爱、青县张文甫，皆老儒也，并授徒于献。尝同步月南村、北村之间，去馆稍远，荒原阒寂，榛莽翳然。张心怖欲返，曰：“墟墓间多鬼，曷可久留？”俄一老人扶杖至，揖二人坐。曰：“世间安得有鬼，不闻阮瞻之论乎？二君儒者，奈何信释氏之妖妄？”因阐发程、朱二气屈伸之理，疏通证明，词条流畅。二人听之皆首肯，共叹宋儒见理之真。递相酬对，竟忘问姓名。适大车数辆远远至，牛铎铮然。老人振衣急起曰：“泉下之人，岑寂

久矣，不持无鬼之论，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谈。今将别，谨以实告，毋讶相戏侮也。”俯仰之顷，倏然已灭。是间绝少文士，惟董空如先生墓相近，或即其魂欤？

十五

河间唐生，好戏侮。土人至今能道之，所谓唐啸子者是也。有塾师好讲无鬼，尝曰：“阮瞻遇鬼，安有是事？僧徒妄造蜚语耳！”唐夜洒土其窗，而呜呜击其户。塾师骇问为谁。则曰：“我二气之良能也。”塾师大怖，蒙首股栗，使二弟子守达旦。次日委顿不起。朋友来问。但呻吟曰：“有鬼。”既而知唐所为，莫不拊掌。然自是魅大作，抛掷瓦石，摇撼户牖，无虚夕。初尚以为唐再来，细察之，乃真魅。不胜其鬻，竟弃馆而去。盖震惧之后，益以慚恧，其气已馁，狐乘其馁而中之也。妖由人兴，此之谓乎？

十六

天津某孝廉，与数友郊外踏青，皆少年轻薄。见柳荫中少妇骑驴过，欺其无伴，邀众逐其后，语调谑。少妇殊不答，鞭驴疾行。有两三人先追及，少妇忽下驴软语，意似相悦。俄某与三四人追及，审视，正其妻也。但妻不解骑，是日亦无由至郊处。且疑且怒。近前诘之，妻嬉笑如故。某愤气潮涌，奋掌欲掴其面。妻忽飞跨驴背，别换一形，以鞭指某数曰：“见他人之妇，则狎褻百端；见是己妇，则恚恨如是。尔读圣贤书，一怒字尚不能解，何以挂名桂籍耶？”数讫径行。某色如死灰，僵立道左，殆不能去。竟不知是何魅也。

十七

德州田白岩曰：有额都统者，在滇、黔间山行。见道士按一丽女于石，欲剖其心。女哀呼乞救，额急挥骑驰及，遽格道士手，女口噉然一声，化火光飞去。道士顿足曰：“公败吾事！此魅已媚杀百余人，故捕诛之以除害。但取精已多，岁久通灵，斩其首则神遁去，故必剖其心乃死。公今纵之，又貽患无穷矣。惜一猛虎之命，放置深山，不知泽麋林鹿，齧其牙者几许命也。”

匣其匕首，恨恨渡溪去。此殆白岩之寓言，即所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姑容墨吏自以为阴功，人亦多称为忠厚，而穷民之卖儿贴妇，皆未一思，亦安用此长者乎？

十八

献县吏王某，工刀笔，善巧取人财。然每有所积，必有一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庙道童夜行廊庑间，闻二吏持簿对算。其一曰：“渠今岁所蓄较多，当何法以销之？”方沉思间，其一曰：“一翠云足矣，无烦迂折也。”是庙往往遇鬼，道童习见，亦不怖，但不知翠云为谁。亦不知为谁销算。俄有小妓翠云至，王某大嬖之，耗所蓄八九。又染恶疮，医药备至，比愈，则已荡然矣。人计其平生所取，可屈指数者，约三四万金。后发狂疾暴卒，竟无棺以殓。

十九

陈云亭舍人言：有台湾驿使宿馆舍，见艳女登墙下窥。叱索无所睹。夜半琅然有声，乃片瓦掷枕畔。叱问：“是何妖魅，敢侮天使？”窗外朗应曰：“公禄命重，我避公不及，致公叱索。惧干神遣，惴惴至今。今公睡中萌邪念，误作驿卒之女，谋他日纳为妾。人心一动，鬼神知之。以邪召邪，神不得而咎我，故投瓦相报。公何怒焉？”驿使大愧沮。未及天曙，促装去。

二十

叶旅亭御史宅，忽有狐怪，白昼对话，迫叶让所居。扰攘戏侮，至杯盘自舞，几榻自行。叶告张真人。真人以委法官，先书一符，甫张而裂。次牒都城隍，亦无验。法官曰：“是必天狐，非拜章不可。”乃建道场七日。至三日，狐犹诟詈，至四日，乃婉词请和。叶不欲与为难，亦祈不竟其事。真人曰：“章已拜，不可追矣。”至七日，忽闻格斗砰砢，门窗破坠，薄暮尚未已。法官又檄他神相助，乃就擒。以罌贮之，埋广渠门外。余尝问真人驱役鬼神之故，曰：“我亦不知所以然，但依法施行耳。大抵鬼神皆受役于印，而符则掌于法官。真人如官长，法官如吏胥，真人非法官不能为符，法官非真人之印，其符亦不灵。中间有验有不验，则如各官司文移章奏，或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准或驳，不能一一必行耳。”此言颇近理。又问：“设空宅深山，猝遇精魅，君尚能制伏否？”曰“譬大吏经行，劫盗自然避匿。倘或无知猖獗，突犯双旌，虽手握兵符，征调不及，一时亦无如之何。”此言亦颇笃实。然则一切神奇之说，皆附会也。

二十一

朱子颖运使言：守泰安日，闻有士人至岱岳深处，忽人语出石壁中，曰：“何处经香，岂有转世人来耶？”礲然震响，石壁中开，贝阙琼楼，涌现峰顶，有耆儒冠带下迎。士人骇愕，问：“此何地？”曰：“此经香阁也。”士人叩经香之义，曰：“其说长矣，请坐讲之。昔尼山删定，垂数万年，大义微言，递相授受。汉代诸儒，去古未远。训诂笺注，类能窥先圣之心，又淳朴未漓，无植党争名之习。惟各传师说，笃溯渊源。沿及有唐，斯文未改。迨乎北宋，勒为注疏十三部，先圣嘉焉。诸大儒虑新说日兴，渐成绝学，建是阁以贮之。中为初本，以五色玉为函，尊圣教也。配以历代官刊之本，以白玉为函。昭帝王表章之功也。皆南面。左右则各家私刊之本，每一部成，必取初印精好者，按次时代，度置斯阁，以苍玉为函，奖汲古之勤也。皆东西面，并以珊瑚为签，黄金作锁钥。东西两庑，以沉檀为几，锦绣为茵。诸大儒之神，岁一来视，相与列坐于斯阁。后三楹则唐以前诸儒经义，帙以纂组，收为一库。自是以外，虽著述等身，声华盖代，总听其自贮名山，不得入此门一步焉，先圣之志也。诸书至子刻午刻，一字一句，皆发浓香，故题曰经香。盖一元斡运，二气絪縕，阴起午中，阳生子半。圣人之心，与天地通。诸大儒阐发圣人之理。其精奥亦与天地通，故相感也。然必传是学者始闻之，他人则否。世儒于此十三部，或焚膏继晷，钻仰终身；或锻炼苛求，百端掎击，亦各因其性识之所根耳。君四世前为刻工，曾手刊《周礼》半部，故余简尚在，吾得以知君之来。”因引使周览阁庑，款以茗果。送别曰：“君善自爱，此地不易至也。”士人回顾，惟万峰插天，杳无人迹。案：此事荒诞，殆尊汉学者之寓言。夫汉儒以训诂专门，宋儒以义理相尚，似汉学粗而宋学精。然不明训诂，义理何自而知？概用诋排，视犹土苴，未免既成大轂，追斥椎轮；得济迷川，遽焚宝筏。于是攻宋儒者又纷纷而起。故余撰《四库全书·诗部总叙》有曰：宋儒之攻汉儒，非为说经起见也，特求胜于汉儒而已。后人之攻宋儒，亦非为说经起见也，特不平宋儒之诋汉儒而已。韦苏州诗曰：“水

性自云静，石中亦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此之谓矣。平心而论，《易》自王弼始变旧说，为宋学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经》，词义明显。宋儒所争，只今文古文字句，亦无关宏旨，均姑置弗议。至《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积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惟汉儒之学，非读书稽古，不能下一语；宋儒之学，则人人皆可以空谈。其间兰艾同生，诚有不尽履人心者，是嗤点之所自来。此种虚构之词，亦非无因而作也。

二十二

曹司农竹虚言：其族兄自歙往扬州，途经友人家。时盛夏。延坐书屋，甚轩爽。暮欲下榻其中，友人曰：“是有魅，夜不可居。”曹强居之。夜半，有物自门隙蠕蠕入，薄如夹纸。入室后，渐开展作人形，乃女人也。曹殊不畏。忽披发吐舌，作缢鬼状。曹笑曰：“犹是发，但稍乱，犹是舌，但稍长，亦何足畏！”忽自摘其首置案上。曹又笑曰：“有首尚不足畏，况无首耶！”鬼技穷，倏然灭。及归途再宿，夜半门隙又蠕动。甫露其首，辄唾曰：“又此败兴物耶！”竟不入。此与嵇中散事相类。夫虎不食醉人，不知畏也。大抵畏则心乱，心乱则神涣，神涣则鬼得乘之。不畏则心定，心定则神全，神全则戾之气不能干。故记中散是事者，称“神志湛然，鬼惭而去”。

二十三

董曲江言：默庵先生为总漕时，署有土神、马神二祠，惟土神有配。其少子恃才兀傲，谓土神于思老翁，不应拥艳妇；马神年少，正为嘉耦。径移女像于马神祠，俄眩仆不知人。默庵先生闻其事，亲祷移还。乃苏。又闻河间学署有土神，亦配以女像。有训导谓黉宫不可塑妇人。乃别建一小祠迁焉。土神凭其幼孙语曰：“汝理虽正，而心则私，正欲广汝宅耳，吾不服也。”训导方侃侃谈古礼，猝中其隐，大骇，乃终任不敢居是室。二事相近。或曰：“训导迁庙犹以礼，董渎神甚矣，谴当重。”余谓董少年放诞耳。训导内挟私心，使己有利；外假公义，使人无词。微神发其阴谋，人尚以为能正祀典也。

《春秋》诛心，训导谴当重于董。

二十四

戏术，皆手法捷耳，然亦实有般运术。宋人书搬运皆作般。忆小时在外祖雪峰先生家，一术士置杯酒于案，举掌拍之，杯陷入案中，口与案平。然扞案下，不见杯底。少选取出，案如故，此或障目法也。又举鱼脍一巨碗，抛掷空中不见。令其取回，则曰：“不能矣。在书室画厨夹屉中，公等自取耳。”时以宾从杂睽，书室多古器，已严扃；且夹屉高仅二寸，碗高三四寸许，断不可入，疑其妄。姑呼钥启视，则碗置案上，换贮佛手五。原贮佛手之盘，乃换贮鱼脍藏夹屉中。是非般运术乎？理所必无，事所或有，类如此，然实亦理之所有。狐怪山魃，盗取人物不为异，能劾禁狐怪山魃者亦不为异。既能劾禁，即可以役使；既能盗取人物，即可以代人盗取物。夫又何异焉？

二十五

旧仆庄寿言：昔事某官，见一官侵晨至，又一官续至，皆契交也，其状若密递消息者。俄皆去。主人亦命驾递出，至黄昏乃归。车殆马烦，不胜困惫。俄前二官又至，灯下或附耳，或点首，或摇手，或蹙眉，或拊掌，不知所议何事。漏下二鼓，我遥闻北窗外吃吃有笑声，室中弗闻也。方疑惑间，忽又闻长叹一声曰：“何必如此！”始宾主皆惊，开窗急视，新雨后泥平如掌，绝无人踪，共疑为我呓语。我时因戒勿窃听，避立南荣外花架下，实未尝睡，亦未尝言，究不知其何故也。

二十六

永春邱孝廉二田，偶憩息九鲤湖道中。有童子骑牛来，行甚驶。至邱前小立，朗吟曰：“来冲风雨来，去踏烟霞去。斜照万峰青，是我还山路。”怪村竖那得作此语？凝思欲问，则笠影出没杉桧间，已距半里许矣。不知神仙游戏，抑乡塾小儿闻人诵而偶记也。

二十七

莆田林教谕霏，以台湾俸满北上，至涿州南，下车便旋。风破屋墙匡外，有磁锋划一诗曰：“骡纲队队响铜铃，清晓冲寒过驿亭。我自垂鞭玩残雪，驴蹄缓踏乱山青。”款曰罗洋山人。读讫，自语曰：“诗小有致，罗洋是何地耶？”屋内应曰：“其语似是湖广人。”入视之，惟凝尘败叶而已。自知遇鬼，惕然登车。恒郁郁不适，不久竟卒。

二十八

景州李露园基，康熙甲午孝廉，余僚婿也。博雅工诗。需次日，梦中作一联曰：“鸾翻嵇中散，蛾眉屈左徒。”醒而自不能解。后得湖南一令，卒于官，正屈原行吟地也。

二十九

先祖母张太夫人，畜一小花犬。群婢患其盗肉，阴扼杀之。中一婢曰柳意，梦中恒见此犬来啮，睡辄呓语。太夫人知之，曰：“群婢共杀犬，何独衔冤于柳意？此必柳意亦盗肉，不足服其心也。”考问果然。

三十

福建汀州试院，堂前二古柏，唐物也，云有神。余按临日，吏白当诣树拜。余谓木魅不为害，听之可也，非祀曲所有，使者不当拜。树柯叶森耸，隔屋数重可见。是夕月明，余步阶上，仰见树杪两红衣人，向余罄折拱揖，冉冉渐没。呼幕友出视，尚见之。余次日诣树，各答以揖，为镌一联于祠门曰：“参天黛色常如此，点首朱衣或是君。”此事亦颇异。袁子才尝载此事于《新齐谐》，所记稍异，盖传闻之误也。

三十一

德州宋清远先生言，吕道士，不知何许人。善幻术。尝客田山疆司农家，值朱藤盛开，宾客会赏。一俗士言词猥鄙，喋喋不休，殊败人意。一少年性轻脱，厌薄尤甚，斥勿多言，二人几攘臂。一老儒和解之，俱不听，亦愠形于色。满坐为之不乐。道士耳语小童，取纸笔画三符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数四。俗客趋东南隅坐，喃喃自语。听之，乃与妻妾谈家事。俄左右回顾若和解，俄怡色自辩，俄作引罪状，俄屈一膝，俄两膝并屈，俄叩首不已。视少年，则坐西南隅花栏上，流目送盼，妮妮软语。俄嬉笑，俄谦谢，俄低唱《浣纱记》，呦呦不已，手自按拍，备诸冶荡之态。老儒则端坐石磴上，讲《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一章。字剖句析，指挥顾盼，如与四五人对语。忽摇首曰：“不是。”忽瞋目曰：“尚不解耶？”咯咯癆嗽，仍不止。众骇笑，道士摇手止之。比酒阑，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痴坐，少选始醒，自称不觉醉眠，谢无礼。众匿笑散。道士曰：“此小术，不足道。叶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宫，即用此符。当时误以为真仙，迂儒又以为妄语，皆井底蛙耳。”后在旅馆，符摄一过往贵人妾魂。妾苏后，登车识其路径门户，语贵人急捕之，已遁去。此《周礼》所以禁怪民欤？

三十二

交河老儒及润础，雍正乙卯乡试。晚至石门桥，客舍皆满。惟一小屋，窗临马枥，无肯居者。姑解装焉。群马跳踉，夜不得寐。人静后，忽闻马语。及爱观杂书，先记宋人说部中有堰下牛语事，知非鬼魅，屏息听之。一马曰：“今日方知忍饥之苦。生前所欺隐草豆钱，竟在何外？”一马曰：“我辈多由圉人转生，死者方知，生者不悟，可为太息。”众马皆呜咽。一马曰：“冥判亦不甚公，王五何以得为犬？”一马曰：“冥卒曾言之，渠一妻二女并淫滥，尽盗其钱与所欢，当罪之半矣。”一马曰：“信然。罪有轻重，姜七堕豕身，受屠割，更我辈不若也。”及忽轻嗽，语遂寂。及恒举以戒圉人。

三十三

余一侍姬，平生未尝出詈语。白云亲见其祖母善詈，后了无疾病，忽舌烂至喉，饮食言语皆不能，宛转数日而死。

三十四

有某生在家，偶晏起，呼妻妾不至。问小婢，云并随一少年南去矣。露刃追及，将骈斩之，少年忽不见。有老僧衣红袈裟，一手托钵，一手振锡杖，格其刀曰：“汝尚不悟耶？汝利心太重，忮忌心太重，机巧心太重，而能使人终不觉。鬼神忌隐恶，故判是二妇使作此以报汝。彼何罪焉？”言讫亦隐。生默然引归。二妇云：“少年初不相识，亦未相悦，忽惘然如梦，随之去。”邻里亦白：“二妇非淫奔者，又素不相得，岂肯随一人？且淫奔必避人，岂有白昼公行，缓步待追者耶？其为神谴信矣。”然终不能明其恶，真隐恶哉！

三十五

事皆前定，岂不信然？

戊子春，余为人题《蕃骑射猎图》曰：“白草粘天野兽肥，弯弧爱尔马如飞。何当快饮黄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围。”是年八月，竟从军于西域。又董文恪公尝为余作《秋林觅句图》。余至乌鲁木齐，城西有深林，老木参云，弥亘数十里。前将军伍公弥泰建一亭于中，题曰“秀野”。散步其间，宛然前画之景，辛卯还京，因自题一绝句曰：“霜叶微黄石骨青，孤吟自怪太零丁。谁知早作西行讖，老木寒云秀野亭。”

三十六

南皮疡医某，艺颇精，然好阴用毒药，勒索重资，不履所欲，则必死。盖其术诡秘，他医不能解也。一日，其子雷震死。今其人尚在，亦无敢延之者矣。

或谓某杀人至多，天何不殛其身而殛其子？有佚罚焉。夫罪不至极，刑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